



占花魁，岳美缇饰秦钟，张静娴饰王美娘。



占花魁，程多多绘。

檐畔燕雏贴。她那里醉中天，神飞梦越，我这里好似镜中花，难亲怎舍？挨尽了永迢迢长夜，恰又早晓鸡声唱蚤！”原本“千金一刻”的时光便在这种种悉心的护理中流逝了，心心念念的渴盼成了水中月，镜中花，“挨尽了永迢迢长夜”的秦钟并没有得到花魁的肌肤之亲，可是，这浓浓的爱意却又分明可见，显得如此真切与纯洁。

天亮时分，美娘醒来，得知前因后果，心中十分感动，又为秦钟忠厚老实、怜香惜玉之举深深打动，牵惹满怀，顿生好感。“想世间真情都磨灭，

银子，只为再见一次心中挂念的“小娘子”……“情向前生种，人逢今世缘。怎做得伯劳东去撇却西飞燕？叫我思思想想心心念，拼得个成针磨杵休辞倦，看瞬息韶华如电，但愿得一霎风光，不枉却半生之愿！”这样怜香惜玉、痴心多情之人，真不枉了“秦钟”（情种）之名呢！

春去秋来又一年，秦小官节衣缩食，早出晚归，终于积起十两银子，希望得见王美娘一面。然而，美娘终日身不由己，忙于奉陪达官贵人，秦钟二次登门，都无缘一见。及待第三次登门，鸨母也觉得不忍心，于是便留他在美娘卧房之中，等待陪宴归来的花魁女……四壁书香，一枰围棋；锦绣绮榻，清幽碧窗，眼前是典型的江南人家的绣房，精致、清雅，又不乏奢华与绮丽，卖油为生的秦钟此时此刻真真切切地触摸着美娘的绣帐锦衾，轻嗅着残脂剩粉的旖旎满室；感觉着春宵的良辰美景，他的思慕与爱恋更加深切了。“寂静兰房尘不到，顿觉风光别。如梦入神仙阙。恰又早松梢渐转楼头月！”

这时，花魁终于回来了。可是，晚归的王美娘竟然喝得酩酊大醉，困倦不堪，哪里还有精神接待访客？于是不待相见便径自睡下了。这一下，倒把秦小官置于了尴尬的境地。然而，他并不让鸨母唤醒美娘，相反主动地守护着心上人，为她盖被暖茶。美娘不胜酒力，翻身要吐，他赶忙用衣袖接了，唯恐污了这娇屋美室；美娘吐后思茶，他又赶紧奉上，却惟恐茶水太烫伤到美娘，便用嘴吹凉了再送上……“听枝上乌啼惨切，觑

你怜香惜玉多周折，我琴心曲意多牵惹。一段幽怀怎写？半夜情，心铭刻；别离情，口难说！”临别之际，两人怀着万千情绪，依依不舍而别。“闲情万种从今掣，论聚散浮萍一叶。愿结个再生缘，岁岁团圆不缺！”正因为王美娘与秦钟之间有着相互尊重、不计名利、不慕荣华的真挚爱情，最终他们才得以团圆，历经千辛万苦而最终结为连理。

《受吐》出自传奇名剧《占花魁》，取材自古典小说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，作者李玉，字玄玉，号一笠庵主人，是明末清初十分重要的戏曲作家，他与苏州地区的一批剧作家等时常互相切磋，研究音律与剧本创作，形成了有名的“苏州派”，影响深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无论是玉簪记、占花魁还是牡丹亭、白蛇传，这些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剧作，几乎都形成于明清时代的江南文化背景之中，有趣的是，这些脍炙人口的江南爱情故事，时代背景都被放在了南宋，究其原因，尽管南宋时期政权偏安江南一隅，却也使得江南商业、艺术、文化得到巨大发展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几部戏曲，皆来源于口口相传的话本小说，玉簪记的故事来自《古今女史》，牡丹亭则是从话本小说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中演变而来，占花魁出自《醒世恒言》，白蛇传则来源于江南民间故事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……这些老百姓争相传颂的江南爱情故事，从案头到场上，从话本到舞台，几经变迁，脱胎换骨，最终成为中国戏曲艺术的经典之作，正可谓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了。■